无名之毒

虞子恒

无名之毒究竟是什么？

世界上有一种毒，人中了这种毒以后，不久就会死，而现在的医疗手段根本检测不出这种毒，所以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无名之毒而亡的人的遗体，会被草草安上一个疾病后下葬，从此以后无人问津。

下毒之人安安全全地活着，工作，娱乐，退休，安养天年，安然死去，丝毫不为之悔恨。

世间什么才是无名之毒？

我叫陈末，是一个普通的法医，在江城市法医研究所工作了很多年了，每天早上7点到研究所上班，晚上8点下班，有人总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劝人学法千刀万剐，但是学法医就不同了，毕竟病人一动也不动，非常听话。

我在2019年12月份下旬解剖了一具尸体，检查的医生认为他是急性心脏病突发去世，毕竟他家里人都有心脏病的历史。发现他的遗体时他已经死了十几天了，所以我收到时他已经臭掉了。

但是我解剖开来却发现他的心脏根本没有问题，倒是发现肺部上是黏稠的，而且在较深的气道里有粘稠物。正常的肺含气，握上去感觉像海绵，但这个尸体的肺一摸就感觉它已经实变了，肺里面被别的东西取代了。这个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肺水肿，更不可能也绝对不可能是心脏病，更像是中毒。

我对他的肺部进行了切片取样，送检，等待一周后的报告。

一周后，我得到了结果——不是目前已知的任何肺部疾病！看来是有人故意投毒。

我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却得知死者在一个生物公司上班，似乎人缘很好，在公司里没有什么对头，他的办公室也因为他的到来而变得生气勃勃，他的研究室领导也对他赞赏不绝。如此一个人，为什么会被毒死？

我拜访了他的家，遇见了他的父母，他们明显还没有从悲痛中脱离，坐在儿子的遗像前发着呆，明明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却不明不白地丢了性命，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在征求了他的父母的同意后，我将他卧室、冰箱、盥洗室里的东西都取样一份，带去分析。就如之前的分析一样，一无所获，没有任何的东西有被投毒的痕迹。

几天后，法医研究院又来了一具尸体，我一看信息——竟然和那个病人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一个研究室里！她是前几天死去的，据说和那个病人关系很好，经我解剖，发现她的肺也有相同的症状！看来这是一个连环杀人案！

就在我还在为自己的智慧感到沾沾自喜时，中心医院却有人透露说有一种新型的流行病出现了，而第一位死者曾在一个多月前去过慕尼白看过球，回来时身体不适，去中心医院检查身体的。难道说他从慕尼白带回了某种不知名的病毒？

我立即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有小部分人开始准备各种防护用品，大部分人则无动于衷，更有部分人认为我是阴谋论者。各大电视台来采访我，询问我是不是SARS又将重演，我回答说大家必须重视，并将“1号病人”——第一个死者的事情公之于众。

可是，大众却将矛头指向了第一个死者的父母，指责他们为什么放任他们的儿子去医院，医院里有那么多抵抗力低下的人，他们出院后各奔东西，病毒扩散以在所难免。他们在大众面对感到十分惭愧，也为儿子去世后留下他们两个老人家为世人所唾骂而感到悲伤。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可是我却在拜访中心医院院长室，希望院长能够让医院无偿提供治疗时在院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11月10日我院发现江城海鲜市场中有大量人数得病，但应是不良环境导致的肺炎，再加上人数过多，不易检查，故不向卫生局反映。

我愤怒地将纸攥在手中，压住怒火在医院里寻找院长，并心平气和地跟让院长回办公室细谈，一回办公室，我就将纸摔在桌上，说：“院长，这是什么回事？”

院长脸色刷白，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你你……听我解解解解……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希望你能向媒体解释清楚，并且还别人一个公道。”说完，我摔门而去。

这是大年三十，我加入了中心医院的抗疫组织，和身旁的医生护士一起，穿上了洁白的防护服，与病魔战斗。医院里的大屏幕上放着春节联欢晚会，欧阳娜娜在唱着：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是啊，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但是，你可曾想过，无名之毒是什么？